

唱作将们的华丽冒险

尽管,华语乐坛的创作歌手并不那么多如牛毛,但仍然有一些坚持原创的“新声力量”,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,创作永远是重要的事情。哪怕他们偶尔也有时不我予的哀伤,但创作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■文 | 毛予倩 ■图 | 资料



方大同 | 稀缺的“新声偶像”

方大同一直被列为华语乐坛“新声偶像”的重要标杆,他特有的灵魂复古唱腔自然是他独树一帜的所在。然而,会创作的魅力也是不容小觑的,像这样长得乖巧、唱得动情,还能写得流畅的创作歌手,在当下的乐坛仍然是稀缺资源,于是乎,他的不可替代性也就产生了。

创作歌手可不如外人看起来那么手到擒来,那是“起得比鸡早,睡得比狗晚”的凶残职业。在过去一段时间内,方大同成绩斐然,12张录音室专辑,全球超过100场音乐表演,170座奖项的肯定,更为其他歌手创作了超过60首作品,而这张漂亮的成绩单背后,是他日日夜夜的“苦干”。

这位乐坛公认的劳模前年还因为过劳而造成气胸,让歌迷和家人都十分担心,可在方大同看来,这个行业总是忙的,“我一般情况下,一天会呆在录音室15-18个小时,制作工作编曲有很大的工作量,还要帮人家录vocal,要做混音,当你有六七首东西在帮人家赶,还有自己的要做,就会很忙。”这就是创作型歌手的人生。

创作同样是一件很花钱的事,就像张敬轩花了巨资建立了自己的录音室,只为了能更好地制作原创作品。而方大同也在这两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录音室,也有自己的制作团队,现在有很多自由度去做,有疲劳也有收获:“现在有了自己的录音室之后有个好处,我的时间不用按别人的空档调整,我可以早起去早点回,不像以前,凌晨三四点回。”

做音乐是因为信仰

Q:创作歌手,除了原创歌曲,还必须自己演绎,是不是更难?

A: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同一个范围。因为我写的东西也是我想唱的东西,所以都是很统一的。在确立创作风格时,有一刹那想过放弃一直坚持的蓝调,但之后就通想了,这种风格就是喜欢的风格,就是我想唱的东西,所以总归要尝试的,那么我就唱我擅长写的。

Q:作为一个创作歌手,除了给自己写歌,也会给别人写歌,都好玩吗?

A:我觉得做曲给别人跟自己不一样,我的习惯是写方大同风格的歌曲,方大同是作曲人,希望把这两个身份可以有机会分成两者。虽然有的时候某些歌手说“想要方大同类型的歌曲”。但是如果他没有特别要求,我喜欢写一些不是一般我会写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帮人家写是很好玩的。我觉得做音乐的时候,写歌词的时候,很多时候是因为信仰,就是尽量做一些我认为正面、积极的事情,能够给听者一些好的影响。这是从小到大信仰和音乐上的一个关系。

Q:你写歌快吗?

A:不一定,要看写歌的时候的感觉,有时候,创作也是需要一点运气的。我记得自己最快的纪录就是《会不会》,一弹钢琴,好像我就曾经听过这首歌,啪啦啪啦就可以把它唱出来。也有花费时间很长的歌,如果没有记错,应该就是《华丽的冒险》这张新专辑里的《腐朽》和《SELF》。《腐朽》最久了,作词和作曲都是分两个阶段慢慢完成的,大概花了两年吧。灵感真的不是说来就来的,但它来的时候一定会很快乐。

灵感来的时候很快

Q:对于音乐,你会有焦虑的时候吗?

A:我从一开始签了唱片公司入行开始,也没有特别着急地想要出唱片,因为我自己还是对创作和演出更有兴趣一点。有没有办法发片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歌手,我还是持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,所以从来没有对发不发片焦虑。唯一会着急的是关于创作,有些歌如果过了某种阶段的人生,我就无法真切地表达了,哪怕创作的时候再真实。其实我的挫折别人都不知道的,大家以为我有自信的小宇宙,那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太多要求吧,要求自己的部分把它做好,外界的评价,其中的得失,我没有把它看得太重。得什么奖啊,要卖多少张啊,其实都不是太在意的。



陈绮贞 | 公认的“大众才女”

在华语乐坛,做女歌手本来就不容易,要做一个创作型的女歌手那更是难上加难,而被公认为“才女”的就是凤毛麟角了,陈绮贞无疑是称得上“公认”二字的,她的才气甚至让这个出道时被认为“小众”的女歌手,彻底开启了一个创作的“大众”时代。

创作这件事需要一点与生俱来的天赋,同样也与过往的经历密不可分。德彪西的《月光》、萧邦的《夜曲》,那都是陈妈妈曾经呕心沥血送陈绮贞去学古典乐之后留下的阴影,以至于她后来还写了《整个世界的黑暗》这首歌来纪念曾经的“荼毒”。

很多人评价陈绮贞的歌总能打到人的心里,这和她曾经寂寞地与音乐为伴的童年有关,好像也和她大学拼死要读哲学系有关。尽管最后,她既没有成为一个古典乐手,也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,但她却用自己的创作描述着另一个瑰丽的世界。

“如果你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,不能让自己自由,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做?如果你在一个鸟笼子里,你是不能飞翔的;但如果你已经在天空之上,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?”这就是陈绮贞创作的世界,有些人以为他们懂了,其实并没有,有些话题看上去很难理解,其实都写在了歌里,陈绮贞说,这大概是作为创作歌手幸福又迷惘的所在。

